

矢志不渝 赤心报国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

□ 陶诗秀

四

1978年,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彭桓武正卧病在家,他还没能从妻子病逝后的打击中恢复。60年代初就被列入国家自然科学规划中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即将成立,钱三强家的小客厅里,挤满了十几位客人,大家忙着为理论物理所勾勒轮廓。

谁来当所长?理论物理所的所长,应该具有高水准的科学素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能高屋建瓴地出点子,组织科研;他不仅要精通物理学,还要融汇边缘学科的最新成果,他的思想应当活跃在学术探索的前沿。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彭桓武。

当彭桓武未来的副手何祚麻登门造访,请彭桓武再次出任大伙的学术带头人时,彭桓武提出了两个条件:不出国、不开会。

乍听起来,这两个条件颇令人费解,但熟悉彭桓武的同行明白他的意思,他向来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与科学无关的出头露面等事情上。这是他的性格。正如他在60岁时所作的一首七律中所写:“人情世故依然远,物理天工总是鲜。”

重新投入他深深热爱的工作,彭桓武忘却了病痛,全力以赴为实现理论物理所的建设而奋斗。那思想便是,使这里成为一个交流和综合的新型研究机构,把我国理论物理研究推向世界水平。很快,理论物理所便用自己的学术刊物与国际同行广为交流,同时也能迅速了解世界上重要理论物理中心的最新动态;理论物理所的科研课题开始跻身于国际竞争的行列。

1980年,彭桓武递交了辞呈——建所之初,他和同事就约定,所长“轮流坐庄”,废除终身制,任期二年。有人称彭桓武的民主作风从学术领域延伸到了行政领域。彭桓武则认为理所当然。早在欧洲留学时,他就有感于德国理论物理学保持先进而法国止步不前的局面中学术带头人的因素,立志学习波恩等人的民主作风,而决不能步德布罗意的后辙。

第一份辞呈没有回音,所里的舆论也希望他连任。但他又递上一份辞呈,

说得更彻底:不仅不连任,而且“从我开始,不设名誉所长。”

卸任后,彭桓武便把主要精力投放于一项新工作——凝聚态物理。凝聚态物理是物理学新的巨大分支,它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应用前景十分诱人。彭桓武了解到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便着力在这块因“文革”而荒芜了的园地上耕耘起来。他联络起有关人员,又向各有关大学做了调查,建立起一个形散神不散的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协同作战,使这个学科各方面均衡发展。他们的工作,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做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储备。

两年后,彭桓武又把组长的位置传给了别人。

1982年,我国首次试行科学基金制,彭桓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部基金组组长。

1983年,彭桓武又担任了科学院数学部规划组长,为2000年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勾勒蓝图……

当这些工作走上正轨后,彭桓武又辞去了自己的组长头衔,把这些重要职务一个个地移交给更年轻的科学家。他就是这样,新开辟的事业基础奠定后,自己便悄然隐退了。他这种“功成不居”的品格,赢得了同行深深的敬意。

彭桓武曾经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自己硬是辞掉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他坚持“实在的事我干”。科研方面的公共事务,学术组织工作,他十分热心。在他看来,科学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拿它作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就是对科学的亵渎,就不配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他关注的是科学本身。他跟随着人类智慧向求知领域迈进,殷切地希望理论成果尽快向实际应用转化。为此,他撰写普及性文章介绍新学科,主动去北大讲授化学动力学,回到核工业部他当年工作过的研究所,作学术报告,为后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鼓劲。

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前

夕,人们把国家颁发的一等奖奖状和奖章送到彭桓武的寓所。按照惯例,他是获奖作者中的领衔者,奖状等该由他保存。他却说:“由我保存,我就有权处理它——我把它交给你们带回所里存放吧。”说话间,他从一本日历上撕下扉页,写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他把功劳归于了集体,把目光投向了未来。

但开风气不为师。彭桓武以他淡泊于名利,汲汲于真理的精神,直接、间接影响了一代理论物理学家。每一位与他共过事的人,几乎都强调,彭公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科学家的形象。

彭桓武退休后坚持读书、思考不辍。如果你去北京西郊,你也许会在中关村的林荫道上和他照面,会在北京图书馆里和他邂逅,也许会在黄昏时的香山植物园里和他交臂而过,也许会在颐和园玉兰花开时和他在人流中比肩而行。可是,你认不出他来。因为你不会想到这样一位普通老人,竟是驰骋于尖端领域的出类拔萃的科学家。

2005年中秋节,90岁高龄的彭桓武给幼时在儿时去过一次的故乡——湖北麻城写了一首七律:“今又星稀月正圆,往年交契结诗缘。离巢采酿爱丁堡,归国系情华夏天。桑梓炊烟萦梦里,楚云凡物展花前。请君致意家乡忆,九十衰翁眷念拳。”以示自己拳拳爱国之心和悠悠思乡之情。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因病于北京辞世,享年92岁。去世后,家人遵其遗嘱,将遗体器官捐献给了医院进行医学研究,并将毕生的工资积蓄近50万元捐赠给了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这位伟大的物理学有还留下这样一份亲笔签字的《彭桓武遗嘱》:

丧仪从简,不举行任何会,骨灰不存任何公墓。骨灰与夫人刘秉烟骨灰合并,由遗嘱执行人按遗嘱归返自然。“两弹一星”金质奖章赠给国家一级的军事博物馆。书赠理论所图书馆。请注意玻恩签名赠予我的一本Atomic Physics有纪念意义。上网的电脑及相连的打印机各附件与桌和转椅,应归还理论所,并告知公司停止上网……

(连载完)



贺敬之激情高歌《回延安》

□ 郑学富

1956年3月初,乍暖还寒。黎明时分的北京机场银装素裹,鹅毛大雪仍在飘飘洒洒,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等人登上了一架银灰色飞机。人群中有一位外罩中山装,脖子上裹着一条围巾,头戴一顶黑色帽子的青年人,他大约30岁左右,文质彬彬,此人就是歌剧《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他是受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之邀,跟随胡耀邦前往延安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几小时后,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然后换乘汽车前往延安。

汽车在黄土高原飞驰,路边掠过一棵棵刚刚吐出翠绿新芽的树苗,十几年前的一幕幕又浮现在贺敬之的眼前:1940年,16岁的贺敬之与同学徒步数千里,从四川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7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开始文学创作,并取得显著成绩。1946年,他渡过黄河,前往张家口……一阵高昂的锣鼓声响起,将沉思中的贺敬之拉到现实中,热情的乡亲们敲着锣鼓,扭着秧歌来欢迎他们。贺敬之在《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一文中写道:“闪过一座山、又一座山……终于,眼前的道路豁然开朗起来。一片毗连的房屋和层层相接的窑洞出现了。一条解冻的小河歌唱着向前流去——这就是和延河汇流的杜甫川!在那金色的夕阳的辉映中,蓝天上高擎着那十几级的古老的宝塔——这就是宝塔山!呵,母亲延安!分别了十多年的你的儿子,又扑向你的怀抱中来了。”

贺敬之在延安十几天的日子里,重游了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桥儿沟,好像回到了老家,回到了母亲身边,心情非常激动。“一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都感到特别亲切。乡亲们用米酒、油馍和炒菜等延安的土特产热情地招待他,有气喘吁吁的老爷爷,有团支书,有从当年的放羊娃成长为现在的社主任,有争着来拉手的娃娃们,他和乡亲们抚今追昔,欢聚畅谈。他后来曾回忆说:“从自然生命来讲,是延安的小米饭、鲁艺的小米饭养育了我,‘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是我的真实写照;从政治生命来讲,我是在延安入的党,延安给了我政治生命。延安鲁艺决定了我的一生。”

3月9日,造林大会主办方向贺敬之约稿,请他写篇作品在晚会上演出。延安三月的夜晚还很冷,他彻夜难眠,一边哼唱着一边写,一边激动地流着泪,一首66行感情充沛、脍炙人口的精美短诗《回延安》喷发

而出。由于他炽热的心情忘记了寒冷,竟在不知不觉感冒嗓子失声了,不能上台朗诵。在晚会上,表演者用悠扬婉转的“信天游”演唱了这首诗,令全场观众欢声雷动,群情激昂。

《回延安》从头至尾充盈着赤子之情,无论是重回延安的激动和欢欣,还是对往昔成长的回忆,对团聚场景的描绘,抑或是对延安巨变的赞叹,还是对其历史功绩的颂扬,诗人始终把对延安的眷恋和热爱凝结为对母亲的深深想念。诗人运用中国诗歌传统的比兴手法,与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信天游”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构思精巧,浑然天成,既通俗易懂又耐人咀嚼,既热烈奔放又真切感人,深得抒情诗的神韵。诗人情不自禁地唱道:“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热情豪迈,再次抒发了对延安母亲的眷恋之情。

此行,贺敬之还创作了《红旗帜下的绿色高潮——参加在延安举行的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速记》和《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两篇散文,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延河》当年第6期刊发了《回延安》。一时该诗传播大江南北,好评如潮。何火任的《贺敬之评传》说:“《回延安》为贺敬之向抒情诗方向发展奠定了一块厚重的基石。从此,他那满怀激情与豪情的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

吴焕先血沃泾川

□ 杨树



析敌情,决定绕过平凉城,南渡泾河,向泾川县方向进发。

8月20日,红二十五军抵达平凉县(崆峒区)白水镇马莲铺地带,国民党军三十五师一〇五旅马吉庵团三个营尾随而至,傍晚时分,在滂沱大雨中,吴焕先指挥部队抢占打虎沟高地,对敌迎头痛击,歼灭敌一个营之多,师长马鸿宾险些被擒。

1935年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冒雨急行军,到达泾川县王村,在向明村上中寨,进入四坡、掌曲村一带。部队短暂休整,临时军部设在村民张锁家的二层土楼上,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军首长在此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按照“洋峪口会议”既定的方针,战略上继续北上,向陕甘红军靠拢,战术上南渡泾河,佯攻灵台县,对敌造成夺路入陕的错觉,从而迷惑、调动敌军。会后,徐海东率二二三团布防断后。

吴焕先、程子华迅速率领二二五团和手枪团经四坡、羊圈洼、掌曲下寨,在泾河北岸东王村强渡泾河。先头部队快要渡河完毕时,山洪暴发,泾河猛涨,正在渡河的红军官兵不幸被急流卷走。大雨仍在不停下着,辎重行李、骡马担架、伤员,都拥挤在泾河北岸……情势十分危急,一营营长韩先楚、政委刘震已经在泾河南岸,他们在大雨中开辟了阵地,掩护二二三团、军部机关和军直属队渡河。

这时,暴涨的河水,将部队截成两半,部队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

吴焕先当机立断组织战士用布条拧成绳索拴在河两岸的树上,牵引强渡。

程子华带领已经渡河的部队在南岸警戒布防。这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一〇四旅二〇八团一千余人,由泾川城西纸房湾上王母官寨,向二二三团突袭而来,重机枪连连开枪把一挺重机枪架在窑洞顶上,向敌人猛烈扫射,压住了

敌人的疯狂进攻。

枪声就是命令。正在指挥部队渡河的吴焕先听到枪声,率领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五十余人,由沈家坪急速上寨,从右翼直插敌侧后,迅速占领羊圈洼制高点,对敌形成包抄之势,发起强攻,敌人乱作一团首尾难顾。

“同志们,压倒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要坚决地!狠狠地打!”吴焕先一面大声疾呼,一面指挥部队猛烈反击敌人。

在吴焕先的鼓舞下,指战员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勇猛地冲向敌人,与敌军展开激烈地拼杀。激战中,吴焕先不幸胸部中弹。

吴焕先政委身负重伤的噩耗,激起了全军将士无比的愤怒,徐海东指挥二二三团,从正面发起了冲锋,把敌二〇八团压制在掌曲沟圈大洼沟里以密集的火力和敌人扫射,战士们勇猛地冲下烂泥沟里拼刺肉搏,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把敌人一千多人全部歼灭,敌团长马开基骑马逃跑时被当场击毙。

“四坡战斗”胜利了。然而,吴焕先在二层土楼房里进行抢救,却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了。傍晚,红军将士们抬着吴焕先政委的遗体渡过泾河,在村民郑昌家的上厅房里,徐海东亲手为吴政委擦洗血迹,用白布裹了身体,将一件军大衣盖在吴焕先政委身上,买来一口柏木棺材,以十分简朴而庄严的仪式将英雄的遗体安葬在了泾河南岸的泔丰镇郑家沟村宝盒子山下。

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宁山,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王生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得知红25军长征到达永宁山的消息后,当即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动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与慰劳红二十五军将士。会后,习仲勋、刘景范等亲自带着保卫分队和交通员由大寺湾永宁山

迎接红二十五军。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年仅28岁的吴焕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是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卓越领导者,被誉为“军魂”,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牺牲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重大损失。

历史证明,红二十五军这一战略行动,完全符合当时全国革命斗争形势,符合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功吸引和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北上,充当了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开路先锋。

1985年10月,在吴焕先烈士牺牲50周年之际,经中央批准,河南省委在新县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分别题词。

1999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红二十五军宣传科长的刘华清为当年军部驻地四坡村的一所土楼房题写了“红军楼”。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吴焕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如今,泾川县在泔丰镇郑家沟村宝盒子山下,设立了吴焕先烈士陵园,成立了吴焕先烈士纪念馆,(现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甘肃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永远缅怀“军魂”吴焕先及英勇的红军将士们。

吴焕先和红军将士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创新,勇毅前行。